

## 《四印斋所刻词》的词学文献价值

巨传友

**摘要:**晚清词籍校勘成为专门之学,王鹏运实开其端,他所校刻的《四印斋所刻词》具有多方面的词学价值。首先,《四印斋所刻词》确立了晚清校词之学的基本规范,发展了校词的方法。其次,《四印斋所刻词》中的序跋保存了王鹏运等人的词学言论,为研究他们的词学思想提供了依据。再次,《四印斋所刻词》为考察临桂词派的交游提供了重要资料。其四,它为学词者提供了范本,起到了指示门径的作用。此外,它还保存了一些稀有的词集本子。

**关键词:**《四印斋所刻词》;王鹏运;词学

**中图分类号:** I222.8

**文献标识码:** A

**文章编号:** 1009-1017(2009)05-0026-04

词书之有校勘,宋人已开其端,如可考的丛刻即有《百家词》、《六十家词》、《典雅词》、《琴趣外篇》等。然而,词籍校勘成为专门之学则归功于王鹏运和朱祖谋,龙榆生赞之曰:“自鹏运以大词人从事于此,而后词家有校勘之学,而后词集有可读之本。至彊村先生,益务恢宏,以成词学史上最伟大之《彊村丛书》。‘鹜翁造其端,彊村竟其事’。伟哉盛业!匪鹏运孰能开风气之先欤?”<sup>①</sup>龙氏所言绝非虚誉,王鹏运以清代朴学家治经史的态度和方法大规模校勘词籍,其开拓之功确不可没。在他的倡导之下,晚清校刻宋金元人词一时蔚为风气,名刊秘钞纷纷问世,成为清代词学的盛事之一。如同刘毓盘《词史》中所说:“光绪中,王鹏运刻宋金元人词,一时仿之者甚众,零星孤本,萃于一编,尤非列入丛书者所及焉。”<sup>②</sup>

自光绪七年(1881)起,王鹏运历时24年,先后校刻五代、宋、金、元人词别集、总集及词学著作55种,并取其书斋之名,汇辑为《四印斋所刻词》。此外,尚有《梦窗甲乙丙丁稿》、《樵歌》、《草窗词》等,因王鹏运的突然去世而未及收入。

《四印斋所刻词》所据有金元旧槧、诸家钞本、辑本和世罕流传的明清刻本,除少数采用影印外,大都经过谨慎细致的校勘。当时许多词家都曾参与词集的校定工作,并为词集作序作跋,其中保存了很多他们的词学思想。《四印斋所刻词》的刊行不仅扩大了原有各词集的流传,而且为词学爱好者和研究者提供了一个高质量的读本,具有多方面的词学价值。

其一,王鹏运校刻《四印斋所刻词》确立了晚清校词之学的规范,发展了校词的方法。

王鹏运与朱祖谋共同校勘《梦窗词》,由于此前的毛、杜两个刊本一失在不校,一失在妄校,脱漏讹误情况较为严重,于是王、朱二人发凡起例,拟定了五条校词准则:一曰正误,将毛、杜二本对勘,并参考其它总集,凡讹字之确有可据者皆改之,不于卷中罗列原文,而另为札记附录于后,未经诸本校出者依傍形声推寻意义,已改者注明毛本误作某,未改者注明疑作某或疑某误列于行间以待商榷。二曰校异,校定讹字之可信者已据以订正原文,无关紧要者则唯求其是不再罗列,两疑者则并存之。三曰补脱,卷中脱简不敢妄补,即空格出亦详审而后定,间补一二虚字皆于空格下注明,不令与原文相杂。四曰存疑,不能确定其误或不误者,疑而存之。五曰删复,凡一词两见或误收他人之作,皆据删之。这五条准则虽然是王鹏运为校勘《梦窗词》制定的凡例,但它实际是王鹏运近二十年校词方法和方式的总结。

后来,朱祖谋在遵循王鹏运提出的“五例”的基础上又重校《梦窗词》、《东坡乐府》等,在体例上又有所创获,吴熊和先生将朱祖谋《彊村丛书》

① 龙榆生《清季四大词人》,《龙榆生词学论文集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7年,第448页。

② 刘毓盘《词史》,上海书店,1985年,第209页。

收稿日期:2009-05-15

基金项目:江苏省博士后科研资助项目(编号:0801044C);  
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(编号20080431112)  
阶段性成果。

作者简介:巨传友(1978—),文学博士,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流动站科研人员,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讲师,主要从事诗词学研究。

的校例概括为：尊源流、择善本、别诗词、补遗佚、存本色、定词题、校词律、证本事等八个方面。<sup>①</sup>这些都使词籍校勘变得更为精细和专门。后人校笺词书，大体都遵循王鹏运、朱祖谋二人所创的这一体例。

王鹏运、朱祖谋等人以乾嘉朴学治经史的方式来校词，体现出了严谨的治学精神：（一）言必有据、注明出处的用证规范。古代的学者受传统著述方式的影响，引用多靠强识为主，不及检核原文，这种做法到乾嘉学者这里得到了改变，他们考据都必求其证、依据原文。如钱大昕在《续通志列传总序》中所说：“搜采诸书，详加折衷，其可征信者，则增入正文；其当两存者，则附之分注；若史文舛讹，加以驳正，皆必依据古书，匪敢自逞臆见，仍注于逐条之下，以便省阅。”<sup>②</sup>王鹏运、朱祖谋在校勘梦窗词时，凡对毛刻本的修改之处皆在札记中逐条列出，并注明所据之书。王鹏运记之曰：“既写定，古微取据改各条排次成篇，附诸卷末。庶不没昔人铅槧苦心，亦以自镜得失，且质之世之读是集者俾有考焉。凡句中旁注字毛刻原文也，句末书目所据之本也。”<sup>③</sup>他们注明所据书目，除了不攘前人之美外，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以后的研究者提供参考资料，这种思想本身就是极为高尚的。（二）阙疑存异的慎重态度。钱大昕曾说：“儒者之学，贵乎阙疑存异，而不可以专己守残。”<sup>④</sup>“阙疑”就是对有怀疑的地方在没有足够的证据加以肯定或否定之前，暂时不下断语，留待后人研究。“存异”是在有几种不同的观点并存无法断定其是非时，保留诸种观点留待后人研究。校勘工作中，任何一个不慎重的改动都会对后世造成极大的影响，尤其是一些孤本或罕见的本子，点校中的任何错误都会引起后人的误解，给他们造成新的难题。王鹏运对此非常清楚，他说：“梦窗工于锻炼，亦有致成晦涩者，浅人读之往往骤不能解，以毛刻之多误字，遂咎于校勘之不精，任情点窜，是以戈戟七家词选于梦窗涂抹尤甚，稍掉轻心即蹈此失。”因而，他在校《梦窗词》“五例”中专门列出“存疑”一条，对于“不敢谓其不误亦不敢谓其必误”之处，“疑而存之，以俟高明”。<sup>⑤</sup>他在其它词集的校勘中也都贯彻这一原则，如《萧闲

老人明秀集注》跋曰：“其引用诗文，字句与今本间有异同与可疑而无从校正者，皆仍之。”《天籁集》跋曰：“讹阙以无可校正，悉仍其旧。”<sup>⑥</sup>

王鹏运诸人不仅能全面灵活地运用各种传统的校勘方法，而且根据词的特点使用了以律校词的方法。王鹏运曾指出词籍校勘不同于经史的校勘：“词最晚出，其托体也卑，又句有定字，字有定声，不难按图而索。但得孤证，即可据依，此其易也。然其为文也，精微要眇，往往片辞悬解，相饷在语言文字之外，其非寻行数墨所能得其端倪者，此其难也。”因而，他按照词有律可寻的特点来严格补脱，如梦窗词中《浪淘沙慢》有“新燕帘底说”一句，毛刻脱一字，王鹏运说：“按律当在‘底’字下，杜刻初印本拟补‘偷’字，虽不确，尚不失律，覆校据姚抄本于‘帘’上补‘画’字，又改‘底’为‘低’，平侧大谬，为吾友王梦湘太守所讥。”<sup>⑦</sup>于是王鹏运在“底”字下补一空格。

同时，他们还特别重视词籍的版面效果。根据词的文学特点，他们对“幽芬”之作“幽芳”、“绣被”之作“翠被”等不影响词境和词意的问题省略不列，或将校语移到词末，或将校语放入校勘记，努力保持版面的清晰明朗。既保证校勘质量又兼顾读者的视觉感受，校词的方法已经相当成熟。

其二，《四印斋所刻词》中的序跋保存王鹏运等人的部分词学言论，为研究他们的词学思想提供了依据。

王鹏运在《词林正韵跋》中论词体云：“夫词为古乐府歌谣变体，晚唐北宋间特文人游戏之笔被之伶伦，实出声而得韵。南渡后与诗并列，词之体始尊，词之真亦渐失。当其末造，词已有不能歌者，何论今日。故居今日而言词韵，实与律相辅。盖阴阳清浊，舍此更无从叶律，是以声亡而韵始严。”<sup>⑧</sup>强调了词体的音乐特性，指出词乐的消亡使词体渐失其真，词韵是后人依据四声所总结的填词规范。再如王鹏运跋《南宋四名臣词集》云：“于是则悲天运，悯人穷。当变风之时，自托乎小雅之才而词作焉。其思若怨悱而情弥哀，吁号幽明，剖通精诚，又不欲以为名也。……故其词深微浑雄而独多。鹏运窃尝持此旨以盱衡今古之词人，如四公者亦出而唱叹于其间，则必非闺檐屑越小可者所得侔托。”<sup>⑨</sup>

① 吴熊和《〈彊村丛书〉与词籍校勘》，《吴熊和词学论集》，杭州大学出版社，1999年，第150—157页。

② 钱大昕《潜研堂文集》，《潜研堂集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9年，第296页。

③ 王鹏运《校勘梦窗词札记》，《四印斋所刻词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9年，第951页。

④ 钱大昕《潜研堂文集》，《潜研堂集》，第80页。

⑤ 王鹏运《梦窗甲乙丙丁稿述例》，《四印斋所刻词》第888页。

⑥ 王鹏运《萧闲老人明秀集注跋》、《天籁集跋》，《四印斋所刻词》，第702、473页。

⑦ 王鹏运《梦窗甲乙丙丁稿跋》，《四印斋所刻词》，第890、888页。

⑧ 王鹏运《词林正韵跋》，《四印斋所刻词》，第328页。

⑨ 王鹏运《南宋四名臣词集跋》，《四印斋所刻词》，第446页。

既对词的哀怨悱恻、比兴寄托表示认同，也对悲慨雄浑的词风表示肯定，显示出兼容诸家的词学观。

王鹏运还对常州词派一些重要人物的词学观点进行了比较，如：

张皋文云：“碧山咏物并有君国之忧”。周止庵云：“咏物最争托意，隶事处以意贯串浑化无痕，碧山胜场也”。端木子畴先生释碧山《齐天乐·咏蝉》云：“详味词意殆亦黍离之感。‘宫魂’字点出命意。‘乍咽’、‘还移’，慨播迁也。‘西窗’三句，伤敌骑暂退，燕安如故。‘镜暗’二句，残破满眼，而修容饰貌，侧媚依然。衰世臣主全无心肝，千古一辙也。‘铜仙’三句，宗器重宝均被迁夺泽不下究也。‘病翼’二句，更是痛哭流涕，大声疾呼，言海岛栖流，断不能久也。‘余音’三句，遗臣孤愤，哀怨难论也。‘漫想’二句，责诸臣到此尚安危利灾，视若全盛也。”其论与张、周两先生适合，详录于后以资学者之隅反焉。<sup>①</sup>

端木采是光绪年间的重要词人，王鹏运以释碧山词为例，将张惠言、周济、端木采的词论进行比较，指出了常州词派理论一脉相承的关系。

《四印斋所刻词》中还保留了其他文人的一些词学言论，如李慈铭《南宋四名臣词集序》云：“四公者……间为长短句皆曲折如志，务尽其所欲言，即至尊俎从容流连光景，若恐其思之不永而叹之不已。……四公中得全居士之词最为艳发，似晏元献。三公多近东坡，而尤与后来朱子为似虽处厄穷患难而浩然自得无一怨尤不平之语，则非东坡所及焉。”<sup>②</sup>李氏并不以词见长，但此处评论却极为精道。

王鹏运的论文文献传世者甚少，他在《四印斋所刻词》中所作的序跋也就显得弥足珍贵，今人张正吾、蓝少成等所编的《王鹏运研究资料》，其序跋部分基本上都直接取自于《四印斋所刻词》。<sup>③</sup>

其三，《四印斋所刻词》为考察临桂词派的交游提供了重要资料。

王鹏运有一词友叫李髯，王鹏运在《味梨集》中与其多有唱和，如《南浦·春柳用乐笑翁春水韵同李髯作》、《浣溪沙·和李髯》等。但李髯的名号、籍贯等具体信息，词集中并无记载，今人刘映华选注王鹏运词时也未提及。而《四印斋所刻词》中附有李髯为易安居士画像的题辞《浣溪沙》（卅一年华

绝世姿），署名“苏州李树屏髯”<sup>④</sup>可知，李髯名树屏，苏州人。李髯不仅在创作上与王鹏运切磋技艺，而且在词籍校勘方面也是王鹏运的得力帮手。王鹏运《草堂诗余跋》云：“原钞讹夺几不可读，与李髯校讎再四方付手民，刻成后王邃父监仓又为审定姓名之缺误者，差为完善矣。”<sup>⑤</sup>《四印斋所刻词》中《清真集外词》、《精选名贤词话草堂诗余》皆由李髯所校。再如邓鸿仪，曾德珪编《粤西词载》记其小传云：“字号不详，广西临桂人。”<sup>⑥</sup>《四印斋所刻词》中《南宋四名臣词集》、《天籁集》后附校勘者云：“临桂况周仪夔笙、邓鸿仪逵臣全校”，“临桂邓鸿仪雨人校”。<sup>⑦</sup>据此可知，邓鸿仪字逵臣，一字雨人。

王鹏运、朱祖谋等人的词籍校勘并不是一种封闭的个人行为，通过共同校勘词籍，密切了临桂词派成员之间及与其他词人之间的联系，活跃了词学研究的气氛。词籍的校勘整理是一项辛苦而繁琐的工作，在当时图书信息、印刷手段比较落后的情况下，像《四印斋所刻词》这种大型的校刻词书活动，其工作量之大远非一人之力所能完成，必然要依靠群体的力量。仅《四印斋所刻词》中明确提到的参与校勘或对该项工作给予支持的人员，就有如下众人：

参校者	作序者	题诗词者	借予书者
李树屏	端木采	郑孝胥	陆存斋
邓鸿仪	许玉琢	李葆恂	盛昱
况周颐	冯煦	王志修	缪荃孙
端木采	李慈铭	许玉琢	黄仲弢
	缪荃孙	李树屏	杨凤阿
			刘樾仲

王鹏运校刻词籍始于光绪初年任内阁中书期间，他主动邀请周围的同乡、朋友协助校词，在他的带动下，况周颐、邓鸿仪、朱祖谋等很多人先后都加入到了词籍校勘的行列中。光绪十四年（1888）况周颐自蜀中入都后，王鹏运即邀请他帮助校词，《四印斋所刻词》中的《东山寓声乐府》、《东山寓声乐府补钞》、《梅溪词》、《乐府指迷》等都是由况周颐担任校字的工作。除了协助王鹏运外，况周颐也独立校刻词籍，光绪己丑（1889）他校刻的《断肠词》、庚寅（1890）校刻的《蚁术词选》都被王鹏运收入《四印斋所刻词》中。<sup>⑧</sup>其中《断肠词》版

① 王鹏运《花外集跋》，《四印斋所刻词》，第246页。

② 李慈铭《南宋四名臣词集序》，《四印斋所刻词》，第427页。

③ 张正吾、蓝少成等《王鹏运研究资料》，漓江出版社，1996年。

④ 《四印斋所刻词》，第272页。

⑤ 王鹏运《草堂诗余跋》，《四印斋所刻词》，第620页。

⑥ 曾德珪编《粤西词载》，漓江出版社，1993年，813页。

⑦ 《四印斋所刻词》，第445、472页。

⑧ 王鹏运在《漱玉词补遗》前记中说：“己丑夏日，况夔笙舍人校刻《断肠词》，因以此集属为校补。”《蚁术词选》

心注明“第一生修梅花馆校”，显然是直接选用况周颐刻本所印。王鹏运曾在《东山寓声乐府跋》中感谢况周颐说：“末附补遗为况夔笙舍人编辑，校讎掇拾，颇资其力。”<sup>①</sup>与况周颐一起帮助王鹏运校词的还有临桂同乡邓鸿仪，他与况周颐一同校勘了《南宋四名臣词集》，还独自校勘了《天籁集》。除了况周颐、邓鸿仪等同乡外，还有很多其他词友也都参与了四印斋的校词，如前文提及的李树屏、王监仓（字遂父，一作粹甫，山西人）。王鹏运、况周颐与缪荃孙、陆纯伯等人交游密切，缪、陆二人亦喜校词，他们在词书资料上互通有无，并且帮忙校讎，以饮酒、校词为乐。缪荃孙《艺风老人日记》中对此多有记述，如“王幼霞约松筠庵小酌，张玉珊、李蕓客、陆纯伯、况夔笙同席”，“录《花间集跋》交王幼遐，幼遐见示《通鉴纪事本末》”等。<sup>②</sup>四印斋所刻《东山寓声乐府补钞》是由陆纯伯所抄得，与王鹏运、况周颐共同校讎完成的。<sup>③</sup>缪荃孙还为四印斋所刻《宋元三十一家词》作序。盛昱、黄仲弢、杨凤阿等僚友都为王鹏运的刻词工作给予了很大的帮助。后来，王鹏运又约朱祖谋共同校勘《梦窗词》，并且以此为名组织了“校梦龕社”，一边校词一边集会唱和。王鹏运还将自己所刻的词集赠送给张仲炘、郑文焯、缪荃孙等友人，王鹏运《摸鱼子》词序云：“以汇刻宋元词赠次珊，承赋词报谢，即用原韵酬之。”<sup>④</sup>郑文焯也作有《水龙吟·半塘给谏以新刻梦窗词寄示，感忆题赠》。这种礼尚往来加深了他们的情谊，密切了联系。由此可见，他们的词籍校勘与词的创作是紧密结合的，校勘前人词集的过程中他们揣摩声律、研析句法，有一定的学术性，这些反过来又会影响到他们的创作。同时，他们以治经的方式大规模地校勘词籍，不自觉中也推尊了词体。

其四，《四印斋所刻词》成为了学词的范本，起到了指示门径的作用。

沈曾植《彊村校词图序》云：“昔者吾友鹭翁王给谏（鹏运）以直言名天下，顾其闲暇好为词，词多且工，复校其所得善本于京师，以诏后进。”<sup>⑤</sup>指

出其校刻词书“以诏后进”的目的。朱祖谋曾向王鹏运请教作词之法：“微叩之，则曰：‘君子两宋途径，固未深涉，亦幸不睹明以后词耳。’”贻予四印斋所刻词十许家，复约校梦窗四稿，时时语以源流正变之故。”很显然，王鹏运主张学词要以两宋为途径，不可受明人毒害，他贻以四印斋所刻词十余家乃是作为范本之用。朱祖谋正是对这些词集苦苦揣摩，为之三寒暑，而领悟作词之法。况周颐也曾说：“余自同治壬申癸酉间，即学填词，所作多性灵语，有今日万不能道者，而尖艳之讥，在所不免。光绪己丑，薄游京师，与半塘共晨夕，半塘词风尚体格，于余词多所规诫。又以所刻宋、元人词属为校讎，余自是得窥词学门径。所谓重拙大，所谓自然从追琢中出，积心领神会之，而体格为之一变。”<sup>⑥</sup>因王鹏运以所刻宋、元人词属为校讎，于是他“自是得窥词学门径”，“体格为之一变”。况周颐在讲授填词之法时就说：“学填词，先学读词”，“两宋人词宜多读多看，潜心体会，……当其致力之初，门径诚不可误”。<sup>⑦</sup>而他给初学者所开的书目中赫然列有“《四印斋所刻词》，临桂王氏辑本”<sup>⑧</sup>可见，况周颐已经完全把他们所校刻的词籍作为“教材”了。

此外，《四印斋所刻词》还保存一些稀有的词集本子。与经史相比，词为小道，地位较低，词集的散佚情况也就格外严重，有些本子抄刻绝少濒临消亡。王鹏运、朱祖谋等人怀着“存十一于千百”的决心努力保存这些词学文献，如王鹏运《四印斋汇刻宋元三十一家词跋》中所说：“写本流传，字多讹阙，终恐仍归湮灭。爰竭一岁之力，先择世不经见及刊本久亡之篇幅畸零者，斟讎铨次，付诸手民。其见于汲古诸刻者皆不录，不独为学者博识之助，亦藉以抱残守阙，存十一于千百。”除《四印斋汇刻宋元三十一家词》外，像《萧闲老人明秀集注》，“是书向惟见于《直斋书录解題》，乾嘉间藏书家得金槧残本，递相影写，始显于世。……萧闲词与吴激并称，时号吴蔡体，尤为风尚所宗，因校付手民，以永其传。盖自金源至今越五百余年，始再登梨枣也。”<sup>⑨</sup>正是在他们的保护下，一些孤本或罕见词集才被发掘出来，得以留存于世。

（下转第12页）

跋语中说：“此词夔笙舍人刻于粤西，讎勘精审，时余方覆刻白兰谷《天籁集》遂并此合刻之。”况周颐《蚊词选》跋云：“庚寅孟冬，余客羊城，从方柳桥观察借抄，覆校付梓。”（《四印斋所刻词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9年，第258、500页）。

- ① 王鹏运《东山寓声乐府跋》，《四印斋所刻词》，第372页。
- ② 缪荃孙《艺风老人日记》，第563—567页。
- ③ 王鹏运《东山寓声乐府补钞跋》，《四印斋所刻词》，第424页。
- ④ 王鹏运《鹭翁集》，光绪刻本。
- ⑤ 沈曾植《彊村校词图序》，《彊村丛书》卷首，上海古籍

出版社，1989年。

- ⑥ 徐珂《近词丛话》，《词话丛编》，中华书局，1986年，第4227—4228页。
- ⑦ 况周颐《蕙风词话》卷1，《词话丛编》，第4415、4417页。
- ⑧ 况周颐《词学讲义》，《词学季刊》创刊号，第112页。
- ⑨ 王鹏运《四印斋汇刻宋元三十一家词跋》、《萧闲老人明秀集注跋》，《四印斋所刻词》，第879、702页。

立死后，削发为僧以至于此。手指面痕，弘立引贼东犯，宁有毁父母遗体？因饮泣不能语。盖安州城下箭伤者也。仍述戊午迄丁卯，逐一条列，详其始终。如右。”僧又曰：“贫道与姜弘立情同骨肉，是事颠末某尝秘之。今蒙历问不觉吐实。出我之口，

入君之耳，毋轻播也。”云。噫，缙流尚未负其主，吠尧之贼，反出于衣冠世族。何哉？通天之罪，旷古之凶。所可道也，言之长也。崇祯庚午秋无言子记。】等 150 字。只残留“曰若非”三字。

### Proof Reading of Korean Classic Chinese Novel *Legend of Jianglu*

CUI Xiong-quan    CHU Da-qing

(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, Yanbian University, Yanji City, Jilin Province 133002, China)

**Abstract:** There have been six versions discovered in literature history about Korean classic Chinese novel *Legend of Jianglu*, in which the hero is non-positive character. The four among the six versions are important. I think *Flower Dream Collection* which is stored in Jin Richeng Comprehensive University Library is considered as reliable text through detailed proof reading.

**Key words:** *Flower Dream Collection*; Jinxi version; *Kuichuang* version; Cui version; *Legend of Jianglu*; Proof Reading

(责任编辑: 闫丽)

---

(上接第 29 页)

### Document Value of *Ci-Poetry Engraved by SiYinZhai*

JU Chuan-you

(College Literatur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   Nanjing    210097)

**Abstract:** In Qing Dynasty, Engraving Ci-poetry became a special work. Wang Pengyun was the founder for this work. His *Ci-Poetry Engraved by SiYinZhai* have various document value. First, it founded the standard of Ci-Poetry engraving. Secondly, preface of *Ci-Poetry Engraved by SiYinZhai* can provide some Wang Pengyun's theories. Again, It can provide some historical data about Lingui Ci-poetry school. And It is a good course of study. Some rare documents are preserved in it.

**Key words:** *Ci-Poetry Engraved by SiYinZhai*; Wang Pengyun ; Ci-poetry

(责任编辑: 陈剑)